

楊森迴憶錄

(五)

楊森

訓練壯丁捍衛桑梓

我所創始的徵訓辦法，是把廣安的民衆武力分爲三級。那就是第一級：精練，第二級：民練

，第三級：壯丁。

所謂精練，亦可稱爲『精良的團練』，精練的兵士都穿軍服，有槍械之類的武器，編制也和軍隊相同，一營四連，一連三排，一排三班。負責訓練工作的營連排

班長，都由部隊裏挑選的幹部分別担任，

因此訓練相當精良，開出來打仗，跟正規軍一模一樣。每一個縣份，有一鄉便有一營精練，譬如廣安有四十七個鄉鎮，因此廣安便有四十七營民軍，一旦地方有警，縣長在三天之內，就可以將全縣的精練集合在一起。至於訓練時間，一個月才下三天的操，對於民衆的生計，可說並無妨礙。



四十年前，任四川督軍兼省長時期的楊森將軍。



今年春季，楊森將軍卸任全國體協理事長前，領導台北市民集體登山。

第二級是民練，不穿軍服，也沒有新式武器，他們只使獵槍鳥槍或短刀棍棒，通常編制是大鄉三營，小鄉兩營。第三級壯丁，凡是縣境以內十五歲以上、四十歲以下的男子，不屬於精練或民練的，一概列爲壯丁，他們沒有武器，僅祇在戰時担任運輸工作。

這三種民間武力組織，當時竟要佔到全境男丁八成左右，我所轄管的八個縣，民間武力可達七八百萬人，這個數字實足令人咋舌，因此全川力量最大的劉湘，他曾兩度使我失敗，一次被迫出川，一次退守川北，但當我在廣安把民間武力組成了以後，他幾次想出兵兼併，其結果是見我實力如此龐大，只好稍經接觸，立刻迅速退兵。那幾年裏我們把民間武力的訓練演習辦得有聲有色，人人興奮。我們經常舉行不定期的演習，諸如民練把守要隘，壯丁實施運輸，精練隨軍打仗，一接命令，迅速應調支援，每次演習大家都與沖的參加，很認真的執行。

廣安及其附近各縣，地方富庶，民風淳樸，民衆對於我的向心力極強，倘若作起戰來，所能發揮的力量一定很大。我曾研究太平天國的戰史，認識洪秀全的成敗因素。洪秀全以游擊戰術起家，四處流竄，使清軍的大部隊東堵西截，疲於奔命，因此他們才有起義初期的浩大聲勢，然而自從定都南京，被曾左李胡之師逼迫放棄游擊戰術，從而肆應正規的大會戰，銳氣因而大減，這就是太平天國終於失敗的最大原因。我的幹部便經常對民衆講解這些問題，使他們的認識由而增強。

我在廣安銳意經營，竟使廣安成爲全四川的模範區，外界人士一到四川，總是要安排一個參觀廣安的節目。有一次，前外交部長伍廷芳的公子伍朝樞，字梯雲，他曾任過外交次長，偕同名畫家黃賓鴻，由一位四川著彥作陪，到廣安來參觀，而且一住便是一個多月。

伍梯雲曾任我國駐外公使，見多識廣，熟知天下大勢，他很有一番不同凡俗的獨特見解，因此我對他很敬重。某次我請他參加我們的朝會，向我的幹部和當地民衆講一次演，藉聆教益。

當時正值冬季，天亮得遲，而晨間每有大霧瀰漫，那天早上他被派去敦促的幹部請起了床，匆匆漱洗已畢，便趕到廣場上去。後來他說，他一路上直在納悶，心想一定是楊總司令搞錯了時間，因爲那時天色冥暗不說，直到他被請上了演講台，他不但沒有見到一個人，而且連一點聲音也沒聽見。

我們的朝會開始不久，俄頃霧開雲散，旭日湧出，廣場上大現光明，這一下可使伍梯雲大爲驚訝，肅然動容，因爲廣場上早已集合了一萬多人，行列整齊，鴉雀無聲，都在靜候伍公使蒞臨致訓。

於是他以熱烈奮激的語調，開口便說：

『我曾周遊列國，也曾參觀過國內各大都市，以我之見，未來的中華民國，只有兩廣最有希望，我所謂的兩廣，非指廣東與廣西，而是廣西與貴地——廣安！』

他已經够使我們深感榮幸的了，然而緊接下去他又說：

『我可以大膽的這麼說一句，觀其微可知其著，就拿我們日常生活之中，最卑不足道的廁所來說罷，我請諸位千萬不要小視了廁所，記得中山先生從事革命，每次途經上海，都在寒舍下榻，因爲中山先生旅居海外已久，生活習慣自較一般國人偏於西化，寒舍很早便使用國內罕見的抽水馬桶，所以中山先生每到上海總喜歡寄寓寒舍，他說他喜歡住在寒舍，就是因爲衛生設備較好的關係，當年許多革命策略、政治問題，都在寒舍計議商討，諸位試想，這豈不是廁所對於我們的革命事業也有重大貢獻？』他妙語如珠，說到這裏，又詞鋒一轉的說：『自從我到貴縣，頭一樁就發現廣安是內地各省唯一建有公共廁所的縣份，而且最難能可貴的，是貴縣每一處公共廁所全都是那麼清潔，那麼乾淨，這正是我十分佩服的地方。』

他講演完畢，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，然後，參加朝會的羣衆，井然有序的散去，伍梯雲在這時候，匆匆的繞着廣場尋找，他的神情有點急躁，彷彿也有些兒失望，後來當他一眼看到了我，他忽的眼睛一亮，快步向前跑到我身邊，他以十分激動的話調對我說：

『啊，你真是了不起，如果全中國的軍政領袖都像你，我們馬上就會復興起來，你看，你看，』他伸手向四面八方指點：『這裏曾經有一兩萬人集合，曾經有一兩萬人從這裏散去，可是，這裏還是這樣清潔，沒有一片紙屑，不見一點痰涎，這確實太難得了，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，因爲我知道，要能收到這樣的成果，

除了你個人的感召力，還得加上民衆教育的徹底，以及全體一致的進步。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事情，總而言之，這樣的事情只有你才能辦得到，同時，也只有我才会注意得到！」

其後，他回到上海，曾以「廣安所見」爲題，將上述種種加以詳細描寫，寫了一篇好幾千字的文章，刊登在上海時報上。

共匪入川天下大亂

民國二十四年，蔣委員長在南昌提倡新生活運動，廣安立即響應奉行，同年參謀團入川，派在廣安的別動隊多達一百餘人，他們的熱誠，幫助我們完成了許多工作。也在這同一年裏，上海舉行第六屆全國運動會，廣安縣由於我的努力提倡，竟然派出了一支頗完整的代表隊，代表四川全省參加，這是四川代表隊在全國運動會上露面之始。

在此以前，我們又參加了最早的剿共行列，針對無惡不作的共黨，展開全面清剿。早在民國二十二年夏天，共黨徐向前、賀龍兩部，抄襲太平天國的石達開進入四川的路線，由湖北邊區北上陝西南部，竄抵川北的通江、南江和巴中三縣。這三個縣都是田頌堯的防區，而南江、巴中，則已經接近我所轄的儀隴和營山，形勢已是相當的危急。七月，劉湘召集川中將領在重慶開會，共商剿匪策略。當時決定田頌堯扼守廣元至閬中一線，劉存厚負責萬源至宣漢一帶的防務，這兩支兵，都是抵擋共黨志不在此的東西兩路，其實正面迎拒他們的重任，無異落在我一個人的肩上

，因爲會議決定，由我首當其衝，用正規軍佐以精練民團，拒匪于儀隴及營山之間。

劉湘唯一支援我的，是特撥一架飛機，交我使用。我一回防地，由於軍情緊急，當即坐了他的那架小飛機，巡視各處防務，飛機臨到最前線，我叫駕駛低飛，左右盤旋，親見前線大小山頭，都佈滿了我們舞刀持棍的民練軍，我心裏非常高興，飛回廣安，又匆匆忙忙的趕去成都參加另一次軍事會議。

那曉得我一到成都，敗耗傳來，我軍右翼的營山，竟被共軍攻陷，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我急急趕回駐地，重新佈署，派隊由順慶、渠縣兩路反攻，幾經鏖戰，方始打得共軍全線不支，棄守營山，再往北逃。

營山陷匪，前後一共四十天，我率隊入城，但見到處都是共黨的宣傳標語。當年的共產黨真是太窮，連紙張都沒有，因此他們的標語就只好刻在石頭或牆壁上，標語的內容，大部份都是鼓勵窮人向闊人鬥爭，以及強調階級的懸殊，激發老百姓對某些人的反感；但是他們自己，姦淫燒殺，所到之處，簡直十室十空，敗退的時候，年輕婦女全被擄走，小孩子能够做點事情的，也編成了少年工作隊帶去，剩下的只是大批的老弱難民，和監牢裏一堆堆的屍體，到處血跡片片，被處死的屍骸支離破碎，看了令人心酸難忍。我這麼早就親眼目親共匪的殘暴毒辣，是我終生堅決反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克復了營山，我派人處理善後，自己則率領部隊，向南江方面推進。我騎在馬上，但見難民

絡繹於途，情形十分狼狽慘，其中有一個女人，背上揹個嬰兒，左右兩手又一邊牽一個大些的孩子，一路掙扎逃生，令人非常同情。移時，見她走進一間小廟，大概是去歇一歇腳，我正經過小廟，忽聞廟裏嬰兒大聲啼哭，哭得聲嘶力竭，我不忍心，撥轉馬頭跑近廟門，就在馬上問她的話，那女人向我哭訴，說她的丈夫被共匪殺了，留下他們一大一小，除了身上的衣服，什麼東西都被搶得精光，餓肚皮跑了兩天，前途茫茫，不知逃到那裏去好。她又說背上的嬰兒沒有食物和奶水，已經哭鬧了很久，現在她實在是毫無辦法，準備到廟裏把女嬰拋掉，任她自生自滅，以使他們三個逃出一條生路。

我聞言歎歎嘆息，命副官給了他們一點錢米，看那婦人孱弱委頓，一定帶不了三個孩子，於是在徵得她的同意以後，叫我副官抱起那個女嬰，替她取個名字叫「營獲」，紀念她是在營山拾獲的，行軍不久，到了一處市鎮，我又把「營獲」交給當地一位紳士，請他代爲撫養。隔了十好幾年，我担任貴州省政府主席，營獲從報上見到消息，千里迢迢的來找我，那時她已經是十七八歲，亭亭玉立的一個少女，我見了她也很高興，將她留在家裏。後來由我主婚，將她嫁給我部下的一位年輕有爲的軍官，兩夫婦十分恩愛。

我軍一路進剿，可是共匪不敢跟我打硬仗，我們還沒有到，他們先就跑得無影無蹤，於是我們克復南江，一直打到劉存厚的防區綏定，徐向前落荒而走，向閬中流竄，攻佔廣元、昭化、劍閣一帶，在這裏又被防軍驅逐，最後逃到田頌堯

的防區巴中。當時的四川各地將領，打起仗來向例是祇顧自己，各打各的，對於自己防區的剿匪工作進行得很徹底，田頌堯是最弱的一環，又沒有人去幫他，因此就讓殘匪在巴中附近盤踞下來，後來中央江西剿匪，毛澤東和朱德二萬五千里潰退，一路逃竄到川北，才得到機會，跟徐向前部會合，喘了一口氣，再北上陝北，建立了根據地。

我軍和共匪追逐作戰，一路都是急行軍，閃電戰，將士們征戰多日，唯恐師老兵疲，於是在完成任務後仍然開回防區。當我引軍剿匪的時候，在我的防區裏面，我們的精練、民練和壯丁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。因為共匪唯一的策略，就是以有組織對付無組織，所以獲勝的可能較大，但是他們一走進我那個組織嚴密的地方，那就連立足都不可能。我所轄的防區裏，大小村莊，關隘路口，遍處都佈滿了哨崗，遇見陌生的人，立刻就上前盤問，一聲不對，各路的支援迅速開到，人少時小接觸，兵馬多便佈陣開火，於是在這次共匪竄擾川北時期，除了營山被他們突破，共匪始終沒有再騷擾我的地方。

賀國光到通誠合作

我攻進營山克服縣城時，看到全城燒殺屠戮，厥狀至慘，其中那些父母被殺或拉走的孤兒，尤其可憐，而且衣食無着，生命堪虞，我當時會吩咐負責辦理善後人員，要把他們集中起來，供給飲食，再想辦法。後來善後人員遵照我的指示，辦理收容，初不料一收便好幾百個，這些孤兒

如何處理，實在大傷腦筋，除了將一些年紀較小的，照我安頓營護的辦法，把他們送給附近有能力的撫養他們的人家，作為他們的義子義女，剩下來，還有八百多名七八十歲的男孩，個個生得眉清目秀，看了叫人心裏歡喜，於是我靈機一動，就作了他們的大家長，特地給他們辦個學校，叫他們住校讀書，並且雇人負責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。後來這些孩子都讀到中學程度了，全已長大成人，我又給他們施以軍事訓練，後來我把這八百多個孩子編成一個營，就當作我的特務營。

這一營人跟普通士兵不同，他們智識程度較高，再加上日常接受我的教育薰陶，人人都是文質彬彬，態度大方，能唱歌，會演戲，平時跟着南征北討，就和我的子侄一樣。每到一處地方，他們都能做政工人員的工作，有時候官兵同樂，或是招待來賓，他們可以化裝女的，演戲歌舞，竟和真的一樣，他們的法國式舞蹈，是由我的英文秘書齊衛蓮的法國太太所授，在當時是精彩節目之一，往往有朋友問我：『你在戰地，怎麼找到這許多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呀？』我聞言總是哈哈大笑，表演結束，女演員們下台一鞠躬，假頭髮一拉掉，個個都是光腦壳，美男子。

抗戰軍興，我擔任三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的時候，轉戰湘贛，駐防地的男子，都因為戰亂的關係，有的當兵去了，有的被日軍拉伕，不曾回家，待嫁的姑娘很多，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對象。有一段時期，特務營居然天天有人開小差，使我大出意外，十分驚訝，派人追蹤搜索，一個人都找不回來，我心想莫非這些逃兵都飛上天了，心裏

十分悶納，那時候我每天早晨都要出去騎一趟馬，活動活動筋骨，有一次，被我看到了一個奇特的現象。

我明明記得當地的某些田畝，因為農家沒有男丁，荒蕪很久，不曾插秧，可是昨天晚上看到的一片荒田，第二天清早竟然全部插好了秧苗，我不禁失聲笑了，立刻回司令部，叫特務營營長來，授他一計，命他立刻替我去辦。

特務營長帶了一批人，分赴附近農家，挨家挨戶的嚴密搜查，這一搜，特務營的逃兵，十有八九都給抓回來了，原來這批年輕漂亮的小伙子，都去入贅當了招女婿。附近農家沒有男子下田耕作，姑娘們又看中了這些俊俏的少年兒郎，女貪男愛，父母大為贊同，便把他們招去祕密成婚，白天躲起，夜晚悄悄起來耕作，這叫我到那裏去追那些就躲在附近的逃兵？要不是我看見田間突現整齊的秧苗而陡然想起，這種事情不但還要一天天的增多，而且極可能永遠都查不出緣故來。

如何處理，倒是成了大問題。幾十個抓回來的逃兵，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悔疚無窮，門外，又有許多新嫁娘哭哭啼啼，要求我從輕發落她們的新婚夫婦，我搖頭苦笑，我向來把這羣孤兒當做子侄看待，此刻只好處以家法，否則軍法從事，豈不要了他們幾十條命？——然後，我無可奈何同意了他們的婚姻，新姑爺每天照常值勤，但是，規定得有『下班時間』，一下了班，特准他們『回家休息』。

由於這一件事，使我對於讀歷史時存置已久

的一項疑問，獲得了解答：兩千多年以前，秦始皇平定西南夷，設桂林、南海、象郡三郡，移徙罪人，贅婿和賈人去開發，所謂開發，等於充軍，『發配邊遠地方』，當年移徙的三種人之中，罪人等於逃犯和囚禁的犯法者，賈人是商人，戰爭時商人屯貨居奇，高抬物價，這兩種人充軍南越勉強說得過去，至於贅婿又何罪之有，要把他們流徙到南越？我想，秦始皇當年也許和我發生了同樣的問題，因此他痛恨贅婿，將他們和罪人、奸商施以同等的處罰。

國民政府已經統一全國，而四川仍還在內戰不休，民不聊生，由於四川的內戰，導致共匪趁機竄入，造成川北一帶重大的損失，而且殘匪猶存，後患無窮，中央方面感覺川事必須澈底解決，我對此深具同感。第一次剿匪之役後，我就經常寫信給蔣委員長，痛陳四川亂局決非國家之福，應該趕快覓取解決的途徑。民國二十三年，賀國光任南昌行營廳長，他和我，以及劉湘，都是成都陸軍速成學校時同學。賀國光的堂兄賀倫奎，時任四川兵備道。我和他通訊的時候，也曾一再提到：四川人應該共同抵禦外力侵入，譬如這次共匪入川，就因為四川將領私心太重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，所以才會有進剿不力的情形發生，讓徐向前由二三千支人槍，發展到四五萬，構成四川的大患。我曾刻切的說：如今想要消滅猖獗的共匪，勢必要藉重中央的力量，可是中樞遠在南京，鞭長莫及，於是我認為中央必需另籌妥善的辦法。

由於賀國光的折衝聯絡，劉湘去了一趟南京

，晉謁蔣委員長，會商解決四川問題方案。不久，賀國光便覆信給我，中央決定接受我和劉湘的意見，特派參謀團入川，協助四川軍政統一，同時清剿境內共匪。從民國元年開始，四川人在戰亂中渡過了苦難的二十四年，至今總算透露了一線和平的曙光。

民國廿四年，參謀團入川，由賀國光為主任，我接到通知，親赴重慶歡迎。隨參謀團來的，有十幾個別動隊，一隊人數相當於一個連，隊員配備有新式武器，他們曾在南京受過特種特務訓練，然後才派到四川工作。一到四川，他們便分赴各將領的防區，表面上負責連繫，實則為中央派來監視地方的，同時由於蔣委員長快到四川來了，他們還得從事調查瞭解任務，以便蔣委員長來時作為參考。

我的防區，也開到了一個別動隊，他們的基本工作側重宣傳，經常邀集鄉鎮長和士紳們開會演說，闡揚中央政策，提倡新生活運動，並且極力宣傳四川分裂的害處，向老百姓說明分裂的禍患，人民遭殃的道理，使地方風氣和民心為之一變，首先就有若干將領任意課稅征調，老百姓由於別動隊的支持，抗命不繳，而這些人居然也就無法可施。

唯有在我防區的這支別動隊，簡直無事可做，因為論宣揚中央政策，我這裏早已宣傳得很徹底，要說新生活運動，我的老百姓實行得比他們本身更認真，廣安的清潔整齊一向是出了名的，譬如說禁止隨便吐痰這一點，別動隊的同志有時一不小心吐了痰在地上，反而被我們的人員過來

勸告：

『同志，以後請你記住，莫再亂吐痰好不好？』

不久賀國光到了重慶，召開全川各區將領會議，我親自到重慶出席參加，劉湘身為地主，把我們招待得很好，多年戰『友』，濟濟一堂，共商川事，如今想了也覺得有趣。

會中，賀國光、劉湘和我，三位老同學合作得很好，劉湘和我一致表示：四川不能再亂，現在正好趁參謀團入川的機會，大家捐棄成見，顧全大局，使川局能够藉此獲得澄清。我和劉湘雖然提出了這樣的希望，但是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文輝他們幾個不大同意，頭一樣他們以為參謀團是我跟劉湘引進四川來的，深怕我們利用參謀團對付他們。其次他們想向中央要錢，因此一開口便訴苦，說他們防區地瘠民貧，經常難以維持，請中央一次發給若干軍餉，而那筆數目又是獅子大開口，不是中央所能支應，於是一連開了許多次會，都在許多問題上觸了礁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
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
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
七七二四八〇，即可收到書刊。